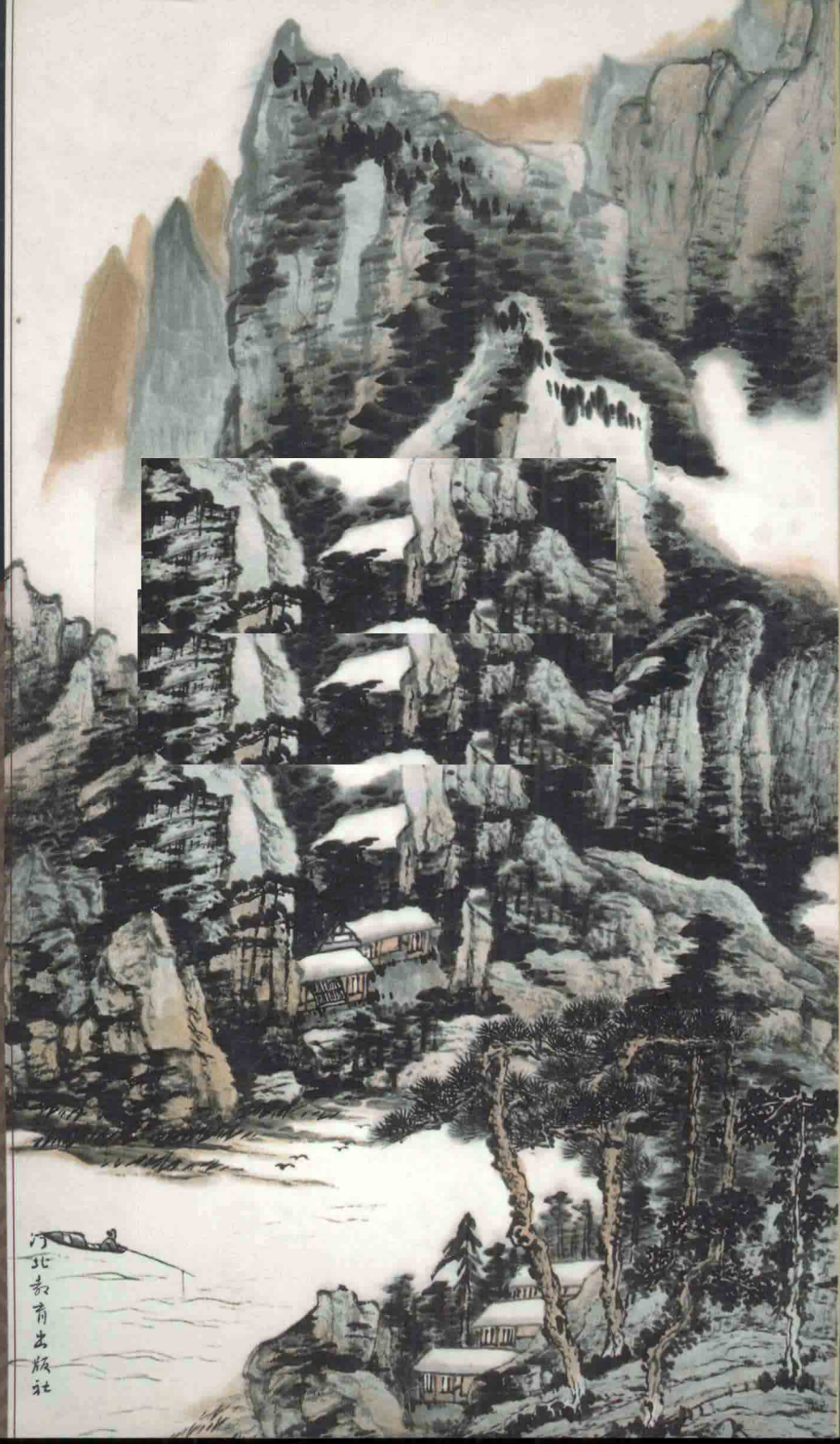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名画家全集

乐峰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中国名画家全集

梁 崎

何延喆 / 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梁崎 / 梁崎绘; 何延喆著. 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8.4

(中国名画家全集)

ISBN 978-7-5434-4869-8

I. 梁... II. ①梁... ②何... III. ①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中国画—艺术评论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2 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1454 号

中国名画家全集

梁 崎

何延喆 / 著

编辑总监 / 刘 峥

文字总监 / 郑一奇

责任编辑 / 伍立君

设 计 / 王 梓 张 凯 卜秀敏

出版发行 / 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)

出 品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印 制 /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×1230 1/32 6.25 印张

出版日期 /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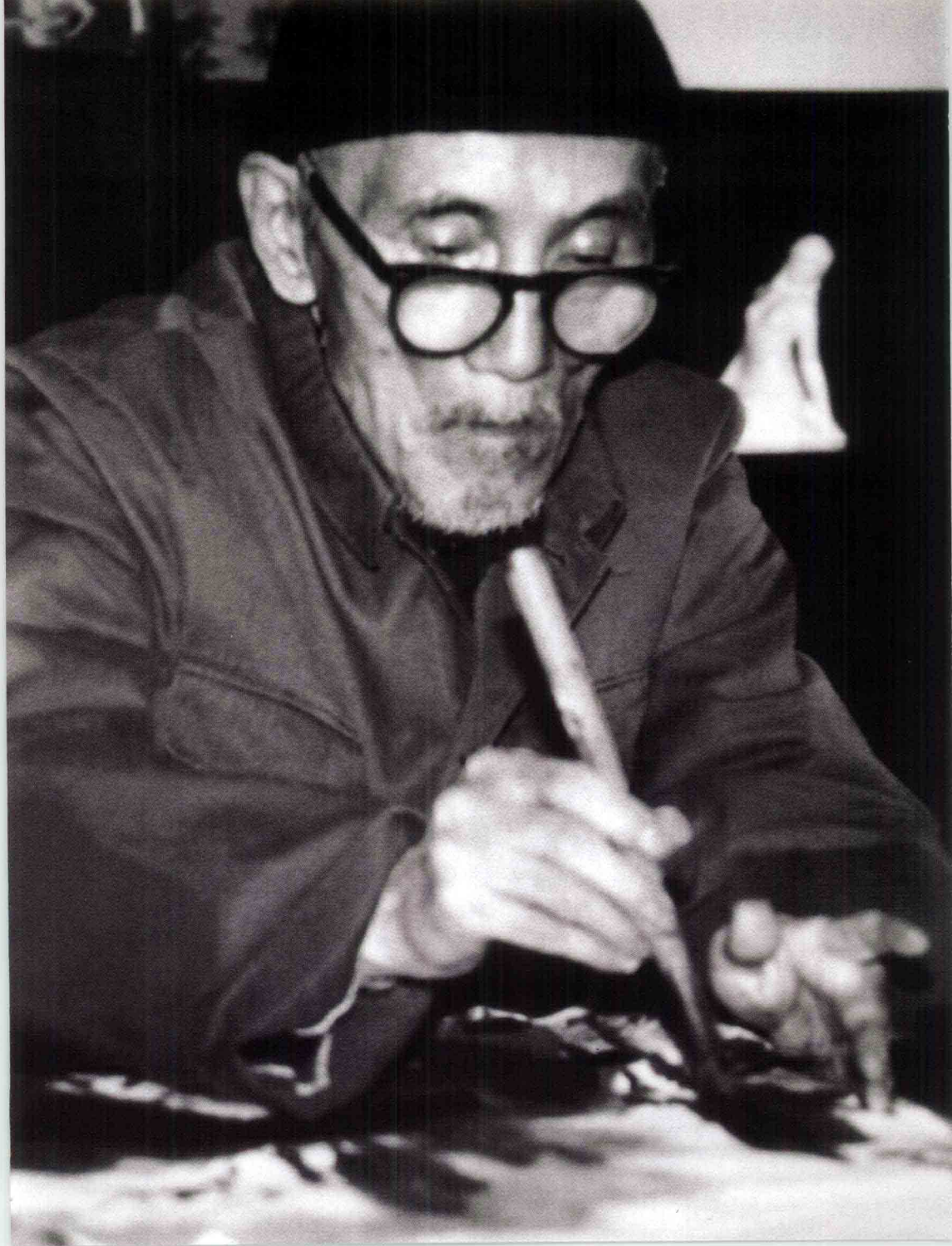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/ ISBN 978-7-5434-4869-8

定 价 / 58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生平与思想 /2	梁崎现象 /2
	最后的隐士/3
	兴衰恰是梦中人/10
	穷居却扫心常惺 /57
	一灯庵里禅悦人 /69
	“非关因果方为善” /84
艺术成就 /92	“山桃野杏自芳菲” /92
	三僧肯綮，腕底云烟/107
	天生指掌生万殊/130
	崎文载道/134
	“腹内还藏无限酸” /155
论艺摘选 /168	
年表简编 /182	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生平与思想

梁崎现象

——从名字说起

梁崎，字邠农，又字砺平，晚号聩叟，别署幽州野老、幽州民、燕山老民、燕山野樵、燕山樵者、天池阁者、钝根人、钝根；早年名琦，字松庵，号劲予，入湖社画会后又号漱湖。斋室名“燕归楼”、“惊风楼”、“一灯庵”、“风月庵”、“守研庐”，所以书画中款识又曾署“守研庐主人”、“风月庵主”等。我们且不可以小看了一个人的名字，它往往与命运人生息息相关。俗谚道“天上一个星，地上一个名”，人们重视名字，甚而目之为“齐于天地、并于列星”。有文化的家长，在为孩子起名的问题上往往煞费心机；没有文化的家长，也要请一个识文断字的人给自己的孩取一个像样的名字。家长为子女取名，往往寄托着他们对后代的希望。自己为自己更名立字，情况则比较复杂，自励、自强、自况、自省、自嘲、自怜、自艾……寓意每每不同。而梁崎先生的名号则随着世运的交移，际遇的转换和生命进程中的阶段性感悟而有所变化。那是一种别样的人生、别样的寓意、别样的寄托。根据国人“幼名、冠字”（《礼记》）的传统习惯，梁崎的父辈为其取名“琦”，琦者美玉之谓，以其喻人之高尚、非凡、美好，希冀他有一个理想的未来。的确，他也曾有过风华正茂的年华，他也做过许多人生的梦，当他意识到年华消退、梦境幻灭的时候，也一度消极和烦闷。星移斗转，世事沉浮，祸兮福兮、得耶失耶难以分辨，也由不得自己。

当为艺之艰、治学之苦、生存之难、世路之险等现实无情地摆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才猛然感觉到自己是芸芸众生中一个。佛家谓“众生皆苦”，他是苦中之尤其苦者。佛家又认为苦的根源是欲望，而梁崎最大的欲望就是对艺术的执著，人无完人，不可能不存在任何芥蒂。要将困厄、压力与失落完全抛在脑后又是谈何容易。但他并没有硬性地压抑自己，去人为地变造平常之心，他要不断地提醒自己——正视现实、咀嚼人生、品尝世俗的滋味。于是他将自已的名字由琦改为崎，崎者不平、曲折、困顿是也。一崎字将他众多的人生况味浓缩了。然而梁崎是一个智者，他并没有完

全相信命运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必强求，对于外物要尽量宽让，不在意那表面的成功与失败，而更多地关注内求，即在苦乐之中寻索艺术的至境，活出自己的精彩来。他将自己的字改作砺平，意思是磨砺自己的意志，将与生俱来的棱角打磨干净，培养一颗平和宁静之心，永远保持平常的心态，能够相对轻松地面对各种哀乐，使心灵的冲突化解，回到精神的故乡，在寻常光景之外找到生命永恒的价值。

面对梁崎这位 20 世纪画坛上的巨擘，多少人感到困惑和不解，他潦倒于社会底层空间，游离于美术行业圈以外，居住在穷巷陋室，病弱如影随形地缠身，其高远的人生境界和良好的学养品格是怎样培养起来的，那惊人的业绩、建树和厚重的人文背景其形成脉络我们能否感知和触摸。在梁崎先生过世后，当代著名画家范曾追尊他为“大师”，并书挽联云：“斯人甘寂寞赢得崎文臻道，我辈复登临应知砺笔不平。”崎人、崎路、崎文；砺己、砺志、砺笔；志道虽德，依仁游艺；天之为己性，观道诚己怀。孤独的存在，孤独的灵魂，其艺也广众为知音；自心求圆满，少有所倚赖，却活出了别样的精彩。梁崎现象、梁崎之迷，成了他身后永恒的话题。

最后的隐士

世人都渴望高官厚禄，活于人前显贵。于是人们在尘世间奔波往复，用尽机关，忘记了这个世界，也忘记了自己，只是追名逐利一路狂奔而去。但茫茫人世中也有着许多的另类。他们不求闻达，淡忘那些让世人狂奔的东西。这些人或清闲于山野林莽、或埋头于市井浮生，不论身处何处，总是为了梦想漫步着。他们的名字往往不被世人所熟知，当他们停下脚步时，身后的一切也如风吹云散，像沙一般散落。没有人记住他们，但他们却是那些一路狂奔者在某次梦魇后瞬间的奢侈向往。我们一般叫他们——隐士。

当我们翻读史书时就会发现，那些奔忙于仕途的饱学之士大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。原由大多来自仕途的欲求不满。可他们又不甘心退出，不为争取权力，也不

◎ 茶花鸚鵡



◎ 荔枝白头鸟



为利禄功名，只因他们要在朝野中追寻即便狭小的平衡，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，这就是朝隐。

林泉之隐这种生活正与朝隐相对。林泉隐士不都是生逢无道之世，文化的发展把他们推向了怀疑社会制度的一面，同时，他们又处于相对被动的尴尬境地，因为他们只是怀疑者，而无法成为改造者。于是林泉隐士看似平淡无争，其实经常在山间林莽长啸不止。声音大多时候悦耳动听，可有时候也会撕心裂肺，响彻天地。魏晋士人的隐逸生活往往是一种姿态，是一种存在方式，准确地说是一种等待发现的存在方式，而且这种等待的希望是相当渺茫的。

对于这些隐士来讲，其实隐士的生活相当的痛苦，是对人生的另一种忍耐方式。他们的生活看似水波不兴，其实内心深处惊涛骇浪。每天都在逍遥自在和不得施志之间荡涤着心情。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想隐去，是不得已、不由己的隐去。

余光中在《寻李白》中唱道：“酒入豪肠，七分酿成了月光，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，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。”说到酒，就不能不提起李白。李白之才情、成就和酒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，只是李白为酒这种世俗污浊之物增加了几分仙气。酒也随之退去了它的醺醺臭气，然后登堂入室。迷醉于壶中之物也变得高雅起来——宿醉的人生成了逍遥的“酒隐”。

李白最终被抽象化了，诗、酒、李白与浪漫才情由此而构成的盛唐的象征是值得永久留恋和怀念的。可是后人虽入了壶中天，却无法如李太白般洒脱自如。酒入愁肠一再的化作相思泪，“醉里挑灯看剑”的豪情写满的也都是挫折。壶中天地被用作形容精巧且细腻的园林。壶天之隐也往往是指隐居于园林中的隐士。

时代逐渐变得软弱了，但时人的内心却越发的敏感细腻。苏轼虽然提出了酒隐，但东坡先生显然不是隐士。因此壶天之隐的精神仍然指向不懈进取，注重的依旧是仕途成就。感于宋朝一代风气，我们可以认为中国隐逸文化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——一个集大成的时代。但也可能是一个开始没落的时代，隐逸文化或许真的开





始象隐士一样逐渐的隐去了。一直间或存在，但已不可寻其迹。

采用以上所说的那些隐逸方式的人，其实本身都不是为了去当隐士的。有时恰恰是为了“隐迹”而“显形”，显示与众不同之形。只有一种隐逸方式可以让人真正的隐士，那就是“心隐”。

生活在世俗之中，却隐没世俗之心。心隐之后，“心”必须有一个居所，也就是有一个寄情安心的地方。心隐于何处，不拘泥于任何形式，心之所至方寸为家。不用再为入世和出世而烦恼这才是真正的隐士。可惜的是往往采用这种隐逸方式的人都是不会为历史所记录的。因为他们自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注定会被遗忘的道路。

但作为世俗之人的我们，却又渴望将这些心隐之人记录下来。于是就有了许多考据补遗的篇章。可能是在许多年后，人们才恍然大悟，在琼楼玉宇的遥远处，庙堂殿阁的阴影里，还有这样一种“心的”壶中天。

心隐之人在世人看来大都是不可理解的，不是颠狂不羁，就是潦倒已极，总是处在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。其实，痛苦与否并不是别人可以说了算的。无论身隐、心隐，还是最终神隐，只有当事者才知各自中滋味。

隐士古来有之，梁琦的一生就好像一个隐士。



◎ 高山幽隐（册页）（左页图）

◎ 杨柳残月

从身隐到心隐，直至神隐。但是梁琦是一个无奈的隐士，隐而不脱。无法像林和靖那样养梅、种鹤去写横斜的疏影和浮动的暗香。

梁琦是一个绝对的自由知识分子与艺术家，同样是在这个传播爆炸的百年里最后一个隐士。他虽然不好酒但却用心酒隐。他没有园林庭宇，却镜做壶天。其实他没有隐于野，也未隐于市。而是隐在他那缥缈着墨香的画卷之中。

兴衰恰是梦中人

看看照片的话梁琦前后左右都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常人。平凡的少年，平凡的青年，再到平凡的中年，直至平凡的老年，最终平凡地死去。甚至他的人生都没有什么可以浓墨重彩去渲染的东西。平凡的让人无奈、平凡的让人哀育，甚至让人窒息。但可能这就是一个隐士应有的人生吧。

梁琦平凡的人生，同样起自家乡那一声响亮的啼哭。1909年，中国的末代皇帝宣统即位的第一年，梁琦出生在自己的家乡河北省交河县东王武乡曹庄村。那里为古燕赵交汇之处，是一个不大富庶的农家村落。梁家在那里应当算得上是个大家族，一户大约七八十人。但到梁琦父亲一辈的时候，家境已经不是十分殷实了。

相传梁家是由金陵移居而来交河的，不过这已不可考了。不论家道如何，梁家在当地倒一直是个书香门第。前辈世居之所是那种切近北国乡间田野的旧式宅院。他从小就受到旧式文化的熏陶，也有很多切近自然的禀性。家中壁间悬挂着的字画，让他从笔墨中怀想自然的各个瞬间；村周围的野鸟、树林、荷花、草卉，又让他不时沉醉于笔墨凝定的画幅结构。先祖就好诗文书画，祖父梁文翰、父亲梁汝楫在当地都颇有文名。梁琦自小就受家里的熏陶，对诗文辞赋有很浓厚的兴趣。这对他后来艺术观念的形成，影响是很大的。他对于题跋的偏好大概从那时就埋下种子了吧。

梁琦绘画方面的天赋大概是遗传于祖母一支。他的外曾祖刘光第，舅祖刘恩龙、刘恩溥都是当地有名的画家。加之原来家中还藏有不少历代名画、书籍图册、同时

疏影橫
斜千
万朵
賞心祇
有石
三枝 寫煮石
山農直幅並錄
幽州野老賸史
梁濟 庫八十歲畫





◎ 鸟楼幽山
◎ 独有信天翁



开阔了眼界。

梁崎开始习画，应该从五岁算起。那年他从外曾祖刘光第那里得到一部石本《古今名人画稿》和一本木刻版《十竹斋画谱》。这两本集子，大约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了。从那一刻起，梁崎就走上了这长达 70 多年的求画之路。

梁崎的人生固然平凡，但他在绘画上的天赋却十分不凡。8 岁时梁便临摹八大山人的巨幅《松鹿图》且能神似，虽然笔墨不足一提，却也引来观者啧啧称奇，一时间乡野闻名，都知道梁家有一个会画画儿的后生。10 岁时他又开始和舅祖刘恩溥学习指画，这也是他后来重要艺术成就之一。他在用手指作画时，以指代笔，手摸纸绢，铁画银勾，墨彩淋漓，指痕累累，十指连心，意在指先。其指画山水、花鸟、人物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精。梁崎作指画时，勾勒与题写款识主要用右手小指之指甲、指肢，皴擦点染间或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拇指及手掌。尤其是右手小指的笔（指）法，更是令人拍案叫绝。这里面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小“秘密”。由于梁崎先生常作指画，用功甚勤，其右手小指指肚末端，经常蘸着墨色与纸绢摩擦的缘故，渐渐生出一层厚厚的茧子，屡脱屡生，又由于墨与色的浸蚀、刺激，最终在右手小指的指肚末端长出了一个痂子（疣）。后几经脱落，其右手小指指肚上竟然形成了

一个勺状小“凹”，其以指蘸墨时，此“凹”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墨池，用以蓄墨。故其作指画时，勾勒很长的墨线，也不见中断，而且线条流畅，运用自如，墨色饱满，一气呵成。别有一番笔墨情趣。

梁崎6岁那年(1914年)进入本村的私塾念书。那时正好是清王朝灭亡的第三年，袁世凯称帝的前一年，中国的教育还十分落后，梁家所在的村和乡还没有一所新式的学堂。这所村塾是前清时期留下来的，本为梁氏家塾。村头有一条小河，名为“江江河”，连接漳河与运河，河上有一座石桥，私塾就座落在石桥旁，因而村上人都称之为石桥私塾。梁崎的父亲梁汝楫就是当时的私塾先生。

从梁父当塾师这一事实来看，此时梁氏家族已见中衰的迹象。旧社会私塾先生多为敦儒业而不得志之人，靠微薄的收入过活，所谓“岁借塾修以相生焉”，也算靠劳动养家的底层知识分子，俗称“孩子王”。有民谚挖苦这种社会角色曰：“家存三斗粮，不当孩子王。”《聊斋志异》的著者蒲松龄便曾任过家塾教师，他现身说法地写了一首自嘲诗：“墨染一身黑，风吹胡子黄；但有一线路，不做孩子王。”十分形象而幽默地道出了蒙学教师的艰辛与尴尬。

童年的梁崎，依照接受传统启蒙教育的通例，“蒙养之时，识字为先”，在“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”的诵读声中送走了学龄前的无忧之梦。接着又相继背诵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幼学琼林》、《龙文鞭影》、《朱子治家格言》等等。内容虽然枯燥，但梁崎却乐之不疲，似乎有一种乐读悦习的天性。对梁崎来说，这些一般孩子感到厌烦的学习内容和方式，却颇能令他兴味盎然，的确起到了“讽之读书，以开其知觉”的重要作用。洒扫应对进退之节，事亲敬长、隆师亲友之道，律己修身、齐家化之举，崇德敬业、养志精勤之本，都能通过那押韵上口的词句谙熟于心。当然，父亲梁汝楫那严厉而又耐心的督导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
那时在私塾念书没有印刷的课本，所有蒙学读物都靠手抄，即由早入学的大龄学生抄给新入学的低龄学生。梁汝楫坚持让梁崎自己抄写，一方面有利于识认和背